

〔美国〕 罗伯特·库弗

陈世丹译

## 电影院的幽灵

“我们死定了，教授！那颗行星正疯狂地向地球冲来，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阻止它！”“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教授怒气冲冲地问，嗅嗅自己的腋窝。“哼。对不起，先生们。”他又说，关掉科学仪器，而使他们明显懊恼的是，他转身离去，“我必须洗澡了。”但他的浴缸已经被一个来自外层空间的邪恶皇帝给占了。连这里都这样！他坐在凳子上，沮丧地嚼着胡子，用手指摩擦着他那苍老白皙的脚趾。那位头看上去像一个打翻了的拖把提桶的外国皇帝，用他的铁爪子将水溅在教授身上，并发出短促尖利而阴险的咯咯笑声。“你打算在这里生锈，”更加恼怒的教授嘟囔着说。

一个头戴常礼帽，身穿钮扣上别着花、衣袋里插着尖角手帕的三件套装的矮胖暴徒，面无表情地摇摇摆摆地穿过一屋子的不动感情的说着俏皮话的皮肤如奶瓶般白皙的荡妇，把他那巨大价廉的细长雪茄烟灰掸在她们身上，不时地盯看他手中怀表鼓起的气泡。他面带一种古怪的专顾自己的表情，好像要说：啊！一切都那么神奇！神秘！永恒的幻觉！然而……大家明白，他是一个死人，所以姑娘们原谅他向她们袒胸露肩的衣服吹气，说着适合她们这些爱嬉戏的一类人的粗话和怪声怪调等下流行为。她们为这矮小没用的家伙对不可言喻之物的渴望而感到不耐烦，但是在擦肩出去（他会从房间穿过吗？谁也不希望这样）之前，她们可能会突然唱起几首老的舞

会歌曲，只是为净化一下空气。“唱‘绝育的女继承人’怎么样？”甚至现在就有人低语。“或者，唱‘摇晃的角度’吧！”“唱‘滚动你的小面包’吧！”“姑娘们，姑娘们……！”暴徒溺爱地叹息着说，他的雪茄烟在上下跳动。“唱‘吹灭蜡烛！’”

丈夫和妻子响应本民族从梦幻时代传下来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准则，爬上各自的床，他们对婚姻性欲唯一可见的让步，就是在折叠屏风后温柔地交换睡衣裤。在雪白的被单和绳绒线被单下，他们抚摩着奇妙的睡衣裤，互相唱着忠诚、适宜和战斗胜利的歌儿入睡。“我的杯子，”当摄影机挨近妻子颤抖的嘴唇时，她用吱吱唧唧的女高音气吁吁地说，眼里闪着微光，“水溢出来了！”丈夫的眼眉不规则地跳动着，好像在祈祷，或也许是入睡的开始，回答说：“你珍贵的声音，亲爱的，在这儿却又不在这儿，为我激起了在场的美好轻妙的接近——”（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中断，双颊鼓起）“——和失去！”

年青漂亮的牧师带着孩子般的微笑，挨着隔墙跪下来，向在隔壁小分隔间里坐着梳洗的修女哼唱一首特别的歌儿。传来一种低沉令人不快的声音；它的确可以是任何声音，甚至是祈祷。这里的秘密议事日程并非像电影对天真姑娘处理那样的宗教表达方式：严格地讲，修女的唯一一句台词也不是宗教的表达方式，甚至她那不明显的微笑似乎也是对她的亵渎。

额上顶着一把斧子的人走进闪烁的灯光内。他那两只郁积鲜血的眼睛对视着，好像试图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将他的头劈成两半的。他胸部插着一根矛，腹股沟插着一把剑。他绊跌，倒入一片温和的大笑和鼓掌的喧哗声中。当电影中的灯光从被看者流向看者身上时，他的仍在笑着和鼓掌的观众现在站起身来，转身走向出口。出口是锁着的。接着是一片惊慌。也许起火了。在波动的天鹅绒上，那个颅骨被劈开的人仍在摇晃着，倒下，摇晃着，倒下。“天啊！拿下那把斧子吧！”有人一边拼命抓着门，一边尖叫着说，另一人回答说：“没用！那只是一个用来产生修辞效果的人物！”“什么——？！”这比任何人想的都更糟糕。“我只是为精选的短题材而来的！”有人无理性地喊。他们把泪水纵横的脸紧贴在难对付的门上，恐惧地听着自己的现在的声音渐高而充斥这座古老庄严的电影院的笑声和掌声，直到胸部因此而疼痛，手因此而发热。

啊，唉，那些日子就是这样过的，电影放映员想，他在这空荡荡的电影院里更换着电影胶片。那是一个黄金时代，用语言描述金钱的时代。现在门总是开着的，可是没人进来。他把电影放映给寂静观看，那寂静深沉得连幽灵都没有。他仍旧打扫这巨大的礼堂、华丽的门厅、有石膏雕像和茶点摊的夹层楼面、大理石楼梯、楼厅的平台，甚至乐池、图书馆、休息室和公共电话间，但是他所发现的一切不过是他自己扔的糖纸或爆米花桶。电影放映员有意这样做，希望有一天忘记了是自己扔的，还以为有了同伴而让自己吃惊。但是迄今为止他的记忆却是令人泄气地准确。所有的人类垃圾——被踩碎而粘在厚地毯上的巧克力、前排座位上的小孩撒的尿和粘在座位下面的口香糖、楼厅里胶粘的避孕套、用过的棉纸、破杯子、没齿的梳子、弄弯了的发夹、塞满月经带的马桶和粘有口香糖、唾沫和浸水烟蒂的喷泉——过去经常令他生气，但现在他却渴望见到另一人在场的蛛丝马迹。甚至新娘喷泉里的粪便或粘在长毛绒室内装潢上的黑色毛发脂。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外星造访者，在无边无际的荒原上蹒跚，徒劳无益地寻找说明生命存在的渣滓。像一个被抛弃的寻找失去遗产的孤儿。像一个没有线索甚至不能发现犯罪的侦探。

或者，恰当地讲，在那个老外国雇佣军团电影（那部杰作在哪儿？他应该找找，在某个孤独的夜晚，为得到安慰，再把它放映一遍）里，有一位奄奄一息的主人公，他在无垠空旷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爬行着，抓起沙子，让沙子在手指缝中流下，极希望筛出什么东西来——也许是一棵死草，一个软体动物

壳，甚至一个瓶盖儿——这东西会使他放心，如果宽慰不近在手边，至少曾经存在过。突然，他看见，或者似乎看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一艘巨大豪华的班船停泊在滚动的沙丘中。他爬上班船，艰难地爬到头等躺椅处，在那儿，身穿无尾礼服的先生们丁当作响地碰着无光泽的杯子，与身穿夜礼服佩戴闪闪发光的宝石饰物的女士们转来转去。“水——！”他在地板上声音嘶哑地气吁吁地说，他的声音出人意料，令大家哈哈大笑。“好吧！那就威士忌吧！”他喘息地说，但男人们正忙着献殷勤地扶着女士们进入救生艇。班船似乎在下沉。男人们聚集在甲板上，唱着快乐的关于精神错乱匪徒的民谣。随着船下沉，甚至在溺水时，这位外国雇佣军团士兵最后死于口渴，成为一个勉强称得上傻瓜，一个他自己的几乎无望的希望的笑柄，从而说明了他的司令官很早以前在驻地所作的关于雇佣兵生命的指示：“先生们，一个人不应该混淆荣誉和血淋淋的自相矛盾！”

现在出现在银幕上的是一群淘气的、完全摆脱了这种混乱的孩子，他们偷来冷却的馅饼，把老师粘在她的座位上，烧伤一只猫，并让一头老公牛在教堂里撒野。现在他们爬进谷仓上面的阁楼里，躲避法律的惩罚，谋划下一个美妙的历险。“我们为什么不放火烧学校？”他们中一个建议，咧嘴笑出了他那雀斑脸的齿缝儿很大的露齿笑。“或整治一下那个闲荡的军官？”“或把一个黄蜂窝放在他的头盔里？”“或放在他的裤子里？”他们都为这个想法咯咯傻笑和窃笑。“那好极了！可是谁给我们弄来黄蜂窝呢？”他们微笑着，转向蹲在角落里因吃热馅饼而抹得满脸脏的最小孩子。“拍拍我的马屁吧。”她嘴里含着大拇指说。那个齿缝很大的孩子假装震惊地朝额上拍一掌，滚动着眼珠，向后跌出阁楼门外。

同时，或者也许在另一部电影里，非常爱他们所有人的小孤女正踏着摇摇晃晃的木梯，爬进储藏草料的顶棚。毫无疑问，某种残酷的命运在等着她。这是由摄影机的位置所暗示的，摄影机紧跟在她身后，好像在检查她的内衣上的洞。或也许那只是些水点儿——那是一部老电影。他把片子倒回去，把小孤女的后屁股弄回到梯子下面，更仔细地看看。但那样做也没用。那块儿永远是模糊的，永远是莫名其妙的。在眼睛与物体之间总是有这种不可逾越的距离。甚至在大银幕上。

嘿，如果我取消它们之间的距离，电影放映员想，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可能是一个跟拥抱一个黑洞一样的明确经验——就像在所有那些老侦探影片中，盯得更加严密的侦探结果却发现了他自己的被大大放大的溃瘍般的罪过。不，不，为你模糊的电

影镜头、你绘制的彩画幕布和上下跳动的航船模型、你奄奄一息的吐着血囊的主人公们、你淡出的在女修道院玩纸牌游戏或站在阁楼梯子上的天真姑娘们而高兴吧。不论她会在什么地方。在飞机坠毁中，或在合唱队中，或在电影院里的乌合之众中，或被巨大的猿猴或蚂蚁掳走，或在科伦戴克的白水中被灰熊鼻子挨擦。技巧的奇迹真是够奇迹的。如在这儿，她被缚在铁轨上，嘴被塞住，巨大的机车在她身上压过，她胸部起伏。她被压抑的尖叫与火车尖厉的汽笛声混在一起。随着声音效果、灯光、动作、表演，甚至背景布置——闪光的带状钢轨与她口中潮湿的塞口物平行，她波浪般翻腾的裙子与远处起伏的丘陵回应——一起，瞬间形成一个概念的美学整体。技巧的奇迹就像人们对所谓神圣之物的瞥看，令人大吃一惊，而电影放映则远没有这些令人信服，较少产生对真正畏惧的感悟和担忧。

虽然他喜欢用招贴宣传他大银幕上的这些闪烁情景，这些精巧抽象观念的视界，而有时它们实际上令他牙齿打战。也许恰恰是这整个孤独场所以其坟墓般房间的在场，而比纯粹的寂静更可怕，但是随着电影胶片的滚动，音乐增强，手枪发射，电影胶片卷盘咯咯作响，他好像看见了上面的天使，或者像天使之物，他们脸上罩着大印花头巾，裙子上带着裙撑，发出一种不是今世的怪异光亮。或任何其它世界的光亮，就此而言——不，它比那种光亮更可怕。那好像是他们的骨头（好像他们有骨头！）在内部燃烧。无论他怎样随便地把剪下的一段段胶片扔在一起，它们似乎都被卷入某种可怕的连续性的魔力中，好像意义本身在追随它们（和他！和他！），它们猛冲到电影画面的边缘，喷着鼻息，裸露尖牙，滴着血。

在这样的时刻，因为他自己的电影放映和礼堂的不朽空旷令他害怕，他关掉所有的机器，打开电影院所有的灯，漫游这座被抛弃的电影院。给予装饰华丽金碧辉煌的空间以生命的迹象，即使仅仅是他自己的。他使通风装置和发电机发出哼哼声，电梯装置发出嘎嘎的摩擦声，打开所有喷泉的龙头，搅起圆屋顶上一缕缕烟云并打开所有星灯。那些还未损坏的星灯，为了追赶影子，他使带有流苏和缘饰的重幕和所有伴随的行车飞扑、滑动，向泛光灯和脚光灯射击，使银幕飞舞并使平纹棉织物落下，弄响台口的套钟，吹响古老的引座员用的小喇叭。此处有照亮一个小镇的足够能源，他使整个电影院的灯光来回跳跃，好像爆炸了一个气球，从而将能源耗尽。正是想到了那个巨大的配电盘，帮助驱散了那些讨厌的幽灵：随着它们逐渐消失，他的心思全部扑在了那个配电盘上，好像它又给重新安装了电线——嘶

——砰！闪亮！呼！——它像一只伸出的铁爪子触到他的脖后。然后，他去了夹层楼面，使爆米花机器发出砰砰声，现金记录器发出叮铃声，装饰喷泉发出汩汩声。他猛然推开大双扇门。他放下天鹅绒绳。他倚在开演蜂鸣器上。

还有秘密房间，它们被墙隔开或在电影院周期性变化期间被埋在混凝土下面。有时，他逃离那些豪华场所，嘴里嚼着绿色和紫色的糖薄脆饼，拳头里握着易碎的半透明糖纸像收音机发出的着火声劈啪作响，低头走过地下隧道低天花板迷宫，去看这些房间：陈旧的化妆室、狗窝和马厩、弹子房、淋浴室、诊所、健身房、理发厅、车库和排练室、布景间和道具室，所有房间都长期废弃不用了，镜子碎了，墙破裂了，地上布满了杂乱的撕碎的招贴、旧戏剧服装一点一点撕下的布条、发霉的电影杂志。鬼城里的鬼城。他抢劫了它，搞到了装饰他孤独放映室用的纪念品：一个女引座员的黄铜纽扣、某个童星的纸洋娃娃、一些旧节目单、票卷和彩色明胶幻灯片、室外遮篷的巨大字母。一个恋爱故事，流血的欲望和死亡！是他粘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有感染力的招贴。多年前了。一个人所知道的最奇怪的爱情！不要泄露结局！他记住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用完了D字母，而不得不把BLOODSHED（流血）变成了BLOOSHED。也许那就是没人来的原因。

他没在下面这儿呆很久。据说，在这远离过去的迷宫底下，甚至有更深层、通往城里所有地下洞穴的有梯阶的联结通道，但如果是这样，他却从未找到它们，也没尝试去找。虽然他有强烈的浪漫精神，但这是一种他选定不去探索的最后边疆，而且迟早，这种不情愿所引起的隐藏的焦虑驱使他回到上面明亮的房间里。在过去年代里油漆在隧道地板上仍然可见的红线，指着回去的路，在他弯着腰不出声地踩着摆脱不掉的影子往回走时，他发现自己又渴望得到他那小小放映室的简朴的舒适。他的帆布床、咖啡壶和友好地用别针别起来的剧照。他从某个拆毁的里沃利或蒂沃利弄来的孔雀标本和他最喜欢的带有银色金丝细工饰品的金色验票刀。他用来装煮老了的蛋和坚果的袋子。各种各样精彩的用来放映暴风雨和沙暴，或为表现想象的上升而下降的云朵的老幻灯片（那些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或放映落下的玫瑰，上升的气泡，或飞行的仙女，还有一张幻灯片只说（他总是在有回声的礼堂里大声喊出来）这样两句话：“请自己读标题。大声朗读会打扰您的邻坐。”他还有许多流言蜚语专栏集、动画赛璐珞幻灯片和伟大的沃利策得分集。他为《心灵与珍珠：或，朗奇—李札德失去的爱》所作的扯碎了的旧招贴上面，有一

行古老的附加字：“能改变你生活的影片！”（而且它已改变！它已改变！）和他所有的胶片卷轴、罐头、箱子、剪下的片断、电影的胶片盘。电影！

噢是的！历险！他想，一次两个梯级地走完通往电梯门廊的最后几级楼梯——刷！——走进明亮的灯光中。喜剧！现在，他正跑着穿过高大门厅，一边走一边关闭所有的灯，将黑暗像飘动的斗篷拖在身后。那里的一切都照旧吗？他怎么会把一切都甩在身后？他气喘吁吁地爬着大理石楼梯，鞋后跟好像追赶他一样发出空洞的敲打声，继续爬着，进入了去放映室的隧道，恐怖和激动在他胸中跟发光标题的不断增强和滚动的片头字幕一样展开了——风流韵事！

“请原谅，”猫皮女人沙哑地呻吟着说，一边拉开皮拉链，一边越过肩膀盯着他看，“当我匆忙穿上更舒服的东西时……”超级英雄的内衣在臀部和膝部鼓起胀起来，他本质上只是个乡村男孩，只学会按照好的或坏的，守纪律的或能动的，来领悟所有人类行为，所以不知道该嗤之以鼻还是飞走。他著名的X光图像现在有什么用处呢？“但是——但是所有自满只导致悲剧！”当她将欲火中烧的性器官向上抵住他时，他感到透不过气来。“好吗？嘿，混蛋，”她耳语着，在他耳边喘气，“什么不？”跳哇嘿——噓好极了！他为什么突然想哭？

“爱！”这部影片从头到尾充斥着交媾或暗示的交媾行为，人群中很难找到她。“爱！”天真姑娘唱着。这是她唯一一句台词。她又唱一遍：“爱！”有一声战斗呐喊，一场战争，也许是一场侵略。突然的爆炸。跳飞的子弹。乌合之众的恐慌。“爱！”她像一盘阻塞的录音带。“爱！”“停！”一具具尸体从防御土墙上滚下来，一匹匹战马飞奔穿过大门。“爱！”“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有人尖叫着说，可能是他尖叫的。“爱！”她很固执。“阻止她，看在上帝面上！”他们现在都向她大喊大叫，向她投去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箭、大炮、死亡、射线、吹矢枪、鱼雷——“爱……！”

猿人从不讨人喜欢的关于蜘蛛猴和食蚁兽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仅由一块餐巾大小的胶粘的腰布蔽体，面对一位美丽的高级女祭司，她同时点着两支香烟，递给他一支，低声说：“告诉我，傻瓜，你曾有过又想走又想留下的感觉吗？”他简直想不出话来，无从开口，于是他走出去，来到阳台上，把香烟吃掉。他好像被运送到了一个大城市。远在下面的微弱灯光（小心谨慎地触摸一下烧坏了的舌头，他想：神圣的祖先！星星落下了！）战抖着，好像受到包围它们的黑暗的威胁。高级女

祭司从他身后走上来，把手伸进他的腰布下面。“感觉不快吗，丛林男孩？”他懂得，对世界的依恋是恋爱树上的果实，恋爱不仅能激起欲望，还能激起愤怒，但是他真的不知道用这知识干什么，不知拿这只滥用她高贵的纯洁的文明之手怎么办。除了或许为见了世面而叫嚷。

“从杠杆那儿离开！”科学家尖叫着说，冲进他的实验室。但那儿没人，只有他自己。他和所有这些他多年来一直在缝合的一块块一片片人肉在一起。甚至连杠杆也没有。跟他疯狂的误入歧途的生活中其它一切事物一样，那只是痴心妄想。他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一个自以为是的有用的傻瓜。当他甚至不记得刷牙时，创造生活的他是谁？他制造的这个东西一团糟。它甚至散发不好的气味。很可能，就是所有这些创新搞垮了他。所有这些性器官！嘿，它们要比脑髓更容易找到，这不全是他的错，而且没人会否认他是为爱情才这样做的。他想起一部电影（或好像想起一部电影：有一种蒙太奇效果），片子中，一位在使人沮丧的心智健全状态时已经在失败之处取得成功的疯狂的科学家，讲解他关于生活（尤指性生活）方面基本知识的创造，以胫骨开始。“我是这样看它的，孩子，它忘记了自尊心，而喜欢自吹自擂。”“哎呀，我现在懂了，世界对于被迫经过它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怪物忧郁地回答说，然后扯下胫骨，用它打碎他的创造者的颅骨，“但是一个人必须行动，仿佛那是可以的。”

他一边同时准备好两台放映机，一边在想，大概是这样，那说明了他固执的浪漫精神的原因——不是寻找意义，只是对寻找意义的想法进行若有所思的戏耍，因为：你打算用你手中那该死的骨头做其它什么呢？有时，一部电影似乎不够用，他就同时放映两部、三部，甚至几部，创造他自己的分裂银幕效果、蒙太奇、重迭。或者他用多部放映机制造一种电影画面溶暗的流，令人吃惊的、出其不意切换的连续画面和像心脏停止跳动一样的凝止画面，慢速和快速令人不安的并置，像呼吸困难一样的淡入和淡出。有时，他构筑碰撞的交通工具或交媾的情人或带枪的士兵、牛仔和同时砰砰射击的匪徒的密集拼贴，直到效果就像用慢转速拍摄而用正常速度放映飘过的云朵和冲刷海岸的波浪。他将让一个主人公在一个连本影片中贯穿所有情节，让他被烧、被炸、被埋、被淹、被击中、被撞、被吊起来、被泼一身酸，或被切成两半，这一切都在同时进行，或者他将选择一位他最喜欢的天真姑娘，在海盗、水手、匪徒、吉卜赛人、木乃伊、纳粹分子、吸血鬼、火星人和男大学生的脸上施以厚粉，直到他们各自脸上受惊吓的表情苍白到

成为一种对宇宙模糊而神秘的肯定,以此来袭击天真姑娘。这无疑看上去很愚蠢。有时,他把放映机上所有的灯全部关闭,只在黑暗中倾听着半流质的液滴和食尸鬼、机器人、飞奔的马蹄和轮胎发出的刺耳声音、吱吱嘎嘎作响的门、尖声的叫喊、快乐与恐惧的喘息、汽笛响、咆哮、擤鼻子、拳头击打面部和倒在人行道上、箭射中靶、火箭击中卫星的声音。

这些策略中有一些是他自己的发明,其它的是他偶然发现的——一根爆了的保险丝、一台倾斜放映机的倾角、一部贴错标签的电影、飞到透镜上的苍蝇。如有一天晚上,他正玩弄着一个积压成堆的灾难电影拼贴,突然分层变得太密,映像粘在了一起。当他终于能够把其中一个剥离开时,他发现它被剥去了有裂缝的水坝,但它上面又乱七八糟地布满客机碎片、熔化的熔岩、歪斜形的砖石建筑、冰块、鞠躬的棕榈树和一个来自其它剪辑的脸色苍白的船长。这使他产生这样一个想法(“怎么回事,船长?”当电影画面滑动分开时,有人在问,她的声音因害怕和诚实而压得很低,或许他应该在快速放映前考虑这个问题),使两个或更多映像像画笔一样相互交叉滑动,相互描绘,打个譬喻说,一个骑马飞奔的牛仔挡住了滑稽剧演员,当多部电影分离开来时,他带着脸上的牛奶蛋糊到达了开枪决斗地点;或者从具有马戏特征蒙太奇中出现的奄奄一息的女主人公,发现自己用被击伤的四肢在高高的秋千上摇荡,另一画面上她的哭泣的情人拥抱着一条大象腿;或者从散兵坑里勇敢跳出来的年轻士兵被一支大学足球队击败,被人发觉在真空地带的啦啦队队长们把多管高射机关炮都发射完了。

他突然感觉自己也被人发觉在真空地带一架高秋千上,脸上带着馅饼,但他停不下来。这太有趣了。或者像是有趣的事物。他驱赶着惊跑的畜群穿过高层旅店的房间并飞出窗外,把一怪物的丑陋伤疤移到一个正餐盘子里并将它打碎,使一只乳房长出胡须,给一场飓风穿上芭蕾舞女演员的短裙。他知道,造成边界倒塌是腐败的,也许甚至是危险的,但它也指数地解放和扩大了他的片库。而且它也是必要的。电影放映员十分清楚地懂得,当骄傲自大的驾驶双翼飞机作特技飞行的试飞员探出身来向他的女友招手并意外地发现自己处在一英里水下一只巨大的鱿鱼爪子控制之中,而同时潜水艇水手们狂乱地踩着空气上升了一英里时,他们所遭受的危机——必须遭受——仅仅是他自己内心的基本危机。要么是这样,要么什么也不是,伙计们:要么下沉要么飞行!

所以他是以一种悲哀的但令人眩晕的宿命论,

将一部警察和强盗电影与一部家庭喜剧影片交叉。家庭喜剧影片中头脑空虚且愚蠢的家庭主妇,在厨房里一边准备家庭早餐一边喋喋不休。当画面凝止时,婴儿被吹出高脚椅,警长在躲避一块掷过来的薄煎饼时不小心把手插进了处理的垃圾中,一边告诉丈夫她叔叔令人惊讶地治愈了土豆疣一边俯身去吻丈夫的家庭主妇从一个打开的检修孔掉了下去。她的声音还可听得见,她带着悲哀怪诞独白掉入城市某处的阴沟里。两部电影突然分开,留在厨房里的匪徒现在接受了正要出门上班的丈夫困倦的别吻。感到恶心的强盗突然拔出左轮手枪,打穿一个大杯(左派究竟在哪儿?那个倒霉的银行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从厨房里只盗走一个仍在滴淌的打蛋器。

左派(假如是左派)正从一幢装有高压电线的戴姆勒监狱大楼逃走,被尖声鸣叫的警车追赶着穿过拥挤的大都市街道,四面八方枪声大作,市民们跳动着,跌倒着,好像他们脚下的人行道被猛地拉走。在邻近,因被抛进一只随波逐流的敞篷小船,目光呆滞的女主人公正要把已被破坏了的贞操交给与她同船遭难的难友中的最后一位,一个戴着一只眼罩和有一条假腿的秃顶水手。当水手俯身去占有她时,其他人从画外观看,看见了摄影机所看见的。“灾难是宇宙的正常情况,”当船轻柔地上下跳动时,他温柔地耳语着,从她耳朵上舔下盐,“所以你不能因这些粗鲁的家伙在那个陈旧的赃物藏匿处友爱地偷看而责怪他们。”当她的嘴唇在痛苦的屈服中张开而且这一情景充满整个银幕时,另一架摄影机拉回镜头去拍摄穿过拥挤城市街道发出尖声长叫的警车追赶左派的戏剧性全景:他使画面融为一体,使左派猛然冲进她美丽的嘴里,打掉一个白齿,放火烧她的牙龈,而水手突然发现自己正舔着摩天大楼的一侧,他喜欢交际的手指放在城市暴风雨排水设施上。“真见鬼,把我打瞎吧!”他喊叫着,急忙抽出手指,救生艇下沉了。

当然,他在所有这些混乱中看出他对不可能的交媾的孤独探索和性格截然相反者的疯狂拥抱,好像空虚的恐怖与喜剧之间的距离莫名其妙地引起性欲——这是一种色情描写。难怪水手要求把他的眼珠挖出来!他用凝止画面遮掩狂乱、用摘取的吸血鬼心脏遮掩火箭飞行、用盛气凌人的屁股遮掩死神的脸、用被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遮掩乳酪饼,这一切都是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自己证明,什么都不是真的和一切都是真的。滑稽剧是风流韵事,英雄主义是舞蹈号码。亲吻杀人。反向放映是对自由的最后适当的标准,大星星是时钟:没有什么越来越快地发生,原因(那难下定义的东西)是一种快乐的结局。

或者也许不是。

然后……

## 第二天

……正如时间戴着帽子，英勇地纵横驰骋的时刻，旧字幕常说的那样，事情发生了。他最坏愿望的实现。或许他不应该转动放映机西面这一侧。充其量是一次不顾后果的练习，因为虽然这些光的创造物可能摆脱地球引力的控制，但他的放映机却没有：每当他试验时，一块块、一件件嘎拉嘎拉地掉出来，他往往以一屋子的未卷入卷轴的胶片而告终，那些胶片像迷人的常春藤环挂在他耳朵上。但在他刚刚开始放映一个从头到尾伴有酒吧间吵架（啊，他在思考，当男性空间巨大的有魔力的荒原接受女性时代理想化的挺进时，爱情，那个令人焦虑的恐惧之物）的百老汇女子色相表演时，在一个怪诞的瞬间，他突然想到通过倾斜酒吧间场景，使拳脚舞蹈学与脸和地板融为一体。

于是，为有病痛的影星继续表演的合唱队天真姑娘跳着舞走出来，进入聚光灯照明圈，全身洋溢着即将成为明星的第一束美丽红光，结果天真姑娘却发现自己眼睁睁地掉落下去，穿过指关节、椅子和水瓶子的无底混乱，下滑着——呼嘘！——滑进了醉酒的酒吧间，脚朝前地通过画面底部一对旋转门消失了。精彩！电影放映员笑了。毕竟值得一试！当画面开始在天真姑娘的三角裤和粉红色裸部搭扣鞋上分开时，先挑起吵架后因醉酒而失去知觉的灰白头发的老勘探者现在在舞台上醒过来，以奇特的感觉挣扎着，以为地球引力也许不知道它应该要求他以哪个方式倒下。于是，就在从歌舞女伶三角裤里晃荡出来的他的空鞍囊似的睾丸似乎朝他耳朵摆去时，他膝部弯曲，暗示一种屈膝礼。他张开嘴，大概要唱，或者要叫或者讨酒喝，他的假牙像膨胀成气球状的演说摇摆出来。“这系（是）不光彩的！”他粗声叫出，当他同时在两个方向朝持续的欢呼倒下去时，两手在空中抓着。“你该死的眼睛！”

同时，酒吧里的吵架似乎已平息了。所有未被拳和酒封闭的眼睛都盯在旋转门上。他矫正放映机，以减轻脖子因努力斜看电影而引起的痛性痉挛，阴郁地注意到机器内部沉闷的金属声和滚转部件的丁当声，希望能再看到当地板从脚底掉落时那吃惊的天真姑娘脸上愚蠢的惊讶得瞠目结舌的神情。当胶片飘忽不定地猛冲过大门时，出现了一个用爪子抓的短锯齿状裂缝，但他手指对链齿轮熟练的一碰就很快恢复了时间的主要幻觉。几乎没有这种幻觉。旋转门一动不动。上下颚打着呵欠。眼睛凝

着。除了他身后摩擦得嘎嘎响的放映机在旋转外，一片死寂。然后，摄影机慢慢地向前移动，门在它前面分开。目光所至是荒芜辽阔的前景泥淖和遥远的沙丘，一切是宁静的没有生命的。天真姑娘消失了。

他扭动旋钮，想要倒回胶片，但机器内部塞进了什么东西。映像变黑了。他的手颤抖着，他急速关闭机器，啪地一声把几个胶片盘放到一台闲着的放映机上，然后同时倒回两部胶片，把它们猛地相互交叉地推回去。变化似乎已经开始：被扔出酒吧窗户的某人被扔了回来，嘴里被塞进额外一副牙，音乐片中舞台在倾侧。他失去了太多时间吗？当画面分开时，老勘探者虽然还穿着天真姑娘的化装服，脸上有蛋，却以安然无恙地回到镇酒吧而告终，但天真姑娘本人却哪儿都找不见了。事实上，生病的影星不再生病了，但又回到聚光灯的照明圈内，快速移动着，唱着一首古老的关于现在的鞍形形象的牛仔歌曲：“幽灵骑一骑一骑一骑马人！”她高声叫喊着，摆动着屁股，好像在轻轻打走苍蝇。“当星星在一个多泡沫的夜晚闪闪发亮时——”

他使两部电影都停下来，准备好里面有孤女的那部卑鄙匪帮电影：水点儿在那儿，但那架梯子上没人！她也不在女修道院，牧师朝着空空的马厩低吟，好像在向受崇拜的真空忏悔——她也不在垂直落下的飞机里或在慌张的乌合之众中，或可以这么说吧，在错误的怀抱里！火车压过打成蝴蝶结的一根丝带！吸血鬼在吸风！

他关闭放映机，专心致志地倾听着。寂静，除了正在冷却的胶片微弱的劈啪声，他心脏的怦怦跳动声。他起先不敢离开放映室。外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在热盘子里加热已冷了的咖啡，细看他用别针别起来的宣传剧照。他找不到她，但首先她也许从未出现在任何一张剧照里。他甚至不能肯定他会认出她，不过是一位天真姑娘，如果她在那儿——可能是她的腿，但不是她的脸。但是，举个例子吧，在这部食人生番影片里不是有一位姑娘被放在烤肉叉上翻烤吗？他想不起来了。谁的被偷窃的热护罩是那个有翅膀的、星系际的、眼睛蒙着欲望与困惑薄翳的、魔爪般拳头紧握着的国王？咖啡煮得溢了出来，像啪啪打着榧子的手指在炉子上发出啾啾声和砰砰声。他猛拉下插头，冲出去，笨拙地撞上门侧柱，感觉像那位身穿紧身衣裤和粉红色浅口无带皮鞋、不知道以哪个方式倒下的老勘探者一样头晕目眩和神经错乱。

这多洞穴的礼堂因它自己有回音的房间在场而窃窃私语着，似乎同时缩小和扩大了：就在通道好像推着银幕延伸开去而他朝着银幕蹒跚而行越

远时，有痘痕的房顶用它那可怕的有限性下压在他的头上。“等一等！”他喊，而舞台向前冲来，砰地砸在他的胸部，将他打回去，倒在第一排座位上。他在那儿躺了一会儿，向上凝视着，看将会发生什么，看是否能够得着配电盘、一处星光灿烂的天空，他回想起一首古老的圣经史诗，史诗中一个城市里被大天使宣告有罪的长老们恳求不守规矩的市民们及时抑制他们的邪恶（这种邪恶看起来有些像有跳舞女孩的街道市场）。“你们不能只当朋友吗？”他们大声说，而他现在想知道：为什么不？这可能吗？他一直如此孤独……

他费力地站起来，在他头脑里的黑暗矿井中，这一古老愿望像一盏古老魔灯中的一根蜡烛发出闪烁的微光，他朦朦胧胧地踏上后台梯阶，厄运像小孤女有水点儿的屁股沉重地悬在他的头上。他带着一种贪欲的恐怖在舞台两侧摸索着走来走去，希望找到他最害怕找到的东西。他踢着大帷幕的流苏和边饰，给影院幕布和行车镶上荷叶边，检查银幕：银幕有个洞吗？没有，各处都有点变色，有些地方绒毛磨光露出了织纹，但大面上看跟往常一样。配电盘、排灯、边沿、下垂物、垂花饰和上面的轨道也依然如故。一切似乎完全正常，放映员长年的职业经验告诉他正常情况恰恰是他可能所处的最糟糕情况。他试用一下电影院电话，将鼻子伸进空垃圾筒，敢于在银幕后的微暗小弄里走一走。现在，我们的故事带着我们走下这有阴影的小径，他自言自语，感觉像一个新来的警察，沿着他的第一条巡逻路线走着，努力保持不气馁的精神状态，如果在狭窄的都市街道里有危险的话，危险就在每一次怪熟悉的转弯处。老台词就像想起的教义问答手册回到他的记忆中：她是那种……的女孩……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有几个人物还活着……他意识到一些侧面影像在他头上不祥地忽隐忽现——紧抓的手，戴帽子的恶棍，伸开的腿——但当他看时，它们就不在了。它们都在你的头脑中，他低语着，并对自己疯狂地笑着。这似乎使他松弛下来。他休息一下。他开始用口哨吹奏一支小曲儿。

然后，他看见它了。就在他珍贵的银幕中间齐他鼻子处：疯狂地邪恶地稀稀拉拉散布的小洞！他不和谐的口哨就像从一个刺穿的轮胎泄出的气体，从他缩拢的嘴唇里逃走。他退缩。子弹洞吗——？！不，没有那样干净，而且后面的墙未留下痕迹。更有人正站在对面，用有打眼锥鞋后跟踢银幕造成的。他几乎喘不上气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前面，害怕他将发现的或看到的。但舞台上什么都没有。或大概那就是他所害怕的。他心神不安地，在所有空座

位的注视下，朝银幕上打出的洞走去。它们构成一些粗糙的黑体字母，很像平时粘在剧院大门罩上的字母，它们所拼写出来的是：小心半夜人！

他气喘吁吁，他的气喘在整个礼堂里低声回荡着，好像电影院本身在战抖。它的不能替代的电影银幕被破坏了。他的电影放映将永远带有这个可怕的签字，好像时间本身被打上了烙印。恰如巨大的石棉火幕砰然压下来——他被击退，因此后退几步。什——？！他迅速闪避，落入行车小径，那些行车像柔软光滑的鞭子从他身上压过去。灯光闪烁，消失，又闪烁，颜色如万花筒般变化。他好像看见河水上流，云朵像加铅的重体下落。他费力地穿过飘动幕布的飞扑和重拍，走向配电盘。但当他到达时，那儿一个人也没有。火幕被风吹得飞舞起来，行车像衣柜里的长袍被规规矩矩地塞回到舞台两侧。那块美景布带着它被磨损的金属线被抛落在银幕前。影院幕布在分开，灯光变暗了。噢不……！

就在他跳下舞台进入礼堂并向过道上头冲锋时，音乐开始了。假如它是音乐。它似乎在向后跑，尖叫、汽车喇叭响和狂放的笑混合在音乐中。他与上涨的花花绿绿的灯光潮水搏斗着，那潮水从放映室向他袭来，夹杂着摇曳的阴影，像伽马射线那样击打着他的身体。“我不需要那个矛，它只是一头幼狮！”有人踏着隆隆的沉重脚步走过房顶，一颗炮弹呼啸而过，他身后砰地一声像一面大镜子摔到地上。“向外看！那是——嗨！”“对不起，夫人！”“伟大的斯科特，你管那个东西叫什么？”“风流韵事在危险的日子燃烧而且——”“你的意思不是——？”喧嚣加剧了——“什么是可怕的真理？”他的行动像在梦中一样变得模糊不清。他知道，如果他能达到悬垂的楼厅边缘，他就能逃避电影放映机的倾角，但是恰恰在他倚在这个灯光风暴上时——“恐怕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好像被一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外星人给穿透了，失去了抵抗意志。“不！不！”他喊叫着，为自己的表演而惊奇，奋力向前，因瞬间眼花而倒入后几排的有麝香味的隐蔽处中。

他在那儿的黑暗中笨拙地爬行，紧握着一只冰凉战抖的脚，当暴风雨在他身后肆虐时，他想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这使他想起一部老战争片，影片中一架被击落飞机的两位幸存飞行员，发现他们身处敌人境内，为逃避敌人他们伪装成一头母牛的前身和后身。他们被一敌方农夫捉住，被与村子的一头公牛一起锁在一个牲口棚里，老农夫自言自语说，“小牛还是牛排！小牛还是牛排！”“现在会发生什么？”当公牛与他们交配时，后身的飞行员喊，而前身

的飞行员嗅出了饲料的味道，说：“好哇，老伙计，我想那取决于你是否会怀孕。”粗略地说，这就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不能脱身，而呆在这儿可能意味着他会受不了。闪电的光亮已经像驶来的火车舔着他的鞋后跟，他感觉很像她一定感觉到的，嘴被塞住而且被缚在发出嗡嗡声的轨道上：“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将活着回去，伙计们，在我们出发之前，我——”“噢，约翰！不要！”“疯了？我是一个破解了生活秘密的人，你说我疯了？”喂——噢——噢！“拜托！什么都不神圣吗？”他拖着自己向过道上头走去，拼命地抓着——“如果你们能，就抓住我吧，警察！”——然后，被某种跟被击落的飞行员对友好的牧草的渴望一样的东西所驱使，爬着——“我们接受他，我们中的一个，我们中的一个……”——站了起来。如果我能掩护放映室，他想，像一个庄重的次要的角色笨重地向前移动着，或许……

但是他太迟了。那是一个灾区。他甚至进不去门。他的路被缠绕在一起的闪光的胶片灌木丛挡住，那些胶片像某怪物的诞生，散乱在他的脚下。他劈出一条路，去切断放映机的电源，可是它们已经不在那儿了，只剩下零散的电影胶片卷盘，一两个像掉落硬币的马尔他十字形装饰物，一个弄上口红吻痕的透镜。他穿越沙沙作响的胶片灌木丛，看到他的填塞孔雀已被拔了毛。明胶幻灯片在他的咖啡炉上煮着。他无言地凝视着所有这些残骸，动弹不得。好像他的大脑不知怎么自己跑了出去，使空房间在充满了他的脑壳。撕裂了的宣传剧照和风琴乐谱，胶片马口铁盒，砸碎的幻灯片，已被剪票夹打孔的票卷，像庞大的死亡散布在地上。她在他用别针别起来的《心灵与珍珠》的广告上面到处潦草书写着：先打猎，后狂欢！仍旧贴在墙上的唯一一张广告照片是一张食人生番的照片，只是现在有人在烤肉叉上。烤肉又开始转动。他逃走，他一只手拍他燃烧着的眼睛，另一只手去抓那现在好像要扼死他嗒嗒响的电影胶片的触须。

他摇摇晃晃地走进夹层楼面，从喉咙处剥去粘着的电影胶片的碎片，头脑陷入行动与谋杀的过分简单化的要素中。他推一下电灯开关。什么也没发生。凹室的灯也不亮，大理石盘旋扶梯的望柱灯，豪华厅门的枝形吊灯都没有亮。黑暗像旋转的雾包围着他，充满着威胁。他转身要跑时，砰地撞上了一个高大的圆柱。至少，他想，它还悬垂着，没倒下来。他触碰到这根大理石圆柱时，感觉它很温暖，于是紧紧拥抱着它，这时天真姑娘疯狂的咯咯傻笑空洞地回荡在整个黑暗的电影院里，就像一阵吹过的风或像一群吱吱叫的蝗虫高高地在他头上掠过。圆柱看

来几乎在转动，似乎整个房间像圆形画景在枢轴上慢慢地转动。他回忆起一部老电影，影片中，杀人者发现自己坠入圈套，落入一个失控的旋转木马上，那旋转木马闪着电花，发出尖声并将木马抛向目瞪口呆地凝视的人群中，好像执行自杀使命的恐怖主义者。杀人者松开手，在无助地滑过抛光的水磨石地板后，也终于明白了坐跌的滋味。他砰然落入的并非是目瞪口呆地凝视的人群，而是电梯门厅附近的饮水泉，它柔滑的陶器外壳触感就像合成肉一样凉。他能听见沉重的咯咯声和水的哗哗声，好像整个电影院的所有喷泉都可能流溢出来。是的，他的裤子湿了，他的脚趾在鞋里感到粘糊糊的。

他离通往下面房间的楼梯并不远，手脚并用溅泼着走着。（可能他想起了战争电影中的防空洞或鲸的母亲般的肚子）意识到，他可以去下面那里隐藏一会儿。把事情彻底地想一想。但在楼梯顶端，他感觉到一阵寒冷的穿堂风：他俯下身并用手在空中扫过：楼梯不见了，没有楼梯，他会直接地垂直落到下面未租用的区域！下面并不完全黑暗，因为他似乎看见一个舞厅里模糊动荡的跳舞者人群、操练军士、卡通猫，和坐立不安的土著人，恰恰在他们静悄悄地向他波浪般翻腾上来时，却又像烟雾上的投影一样地消失了。他们中间的是那位天真姑娘吗？穿着草裙，眼睛瞪得大大的那位？太迟了。消失了，好像被吮吸进下面这不可能有的峡谷中。

他眨眨眼睛，转身走开。房间停止了转动，一切都静寂下来。喷泉是安静的。地板是干的，他的裤子，他的鞋也是干的。一切都结束了吗？她消失了吗？他在衣袋里找到一捻甘草，而且不假思索地把它塞在打战的牙齿间。于是，一个熟石膏像以像柜门张开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从它的壁龛里探出身来，当他后退靠墙时，雕像在他脚下粉碎了。甘草消失了。也许他把它整个吞下去了。也许从未有过甘草。他想起他曾看过的一部关于外国阴谋集团的电影，那个集团在一个古老的狂欢开心屋中举行它恶毒的会议，那屋子被长期弃之不用，现在（电影中的“现在”）被装修得与其说有滚动的地板和发出隆隆声的鬼魂，还不如说具有更多险恶的令人惊异的事物。一心要拯救世界的主人公进入开心屋中，结果却遭到各种袭击，从死亡射线、倒塌的砖建筑到铁少女、时间陷阱和恶魔似的生命恢复器，好像要通过哈哈大笑的开心屋操作人员用他们冥界语言所称之为“不在场文体学”的东西，来使他的身份问题化。在这一可能的不可能性的迷宫中，除了他自己极度沮丧的愿望和他既滑稽又坚定的对秘密通道普遍性的信念，主人公什么都不能确信。在某处总是有另



外一道门。所以,当他身处齐臀深的杀人蜥蜴群和蓝色水星人群中并模糊地发现,越过他被抛进的有圆柱和枝形吊灯的深渊,好像出现一个用带皮树枝做成的木梯,它光芒四射地倚在有阴影的墙上时,他并不惊讶。只有当他费力地走向木梯时,脚踝处什么东西的邪恶一咬才令他惊讶,他感觉到水星人发霉的气味,开始攀登时他看见了头上搭在梯子上的有水点儿的内衣。或者这些是洞吗?他向上爬去,够到了那些水点儿,像往常一样专心于这种对现实充满激情的捕捉,结果却使它们在他的掌握之中消失了,梯子也消失了:他发现他是在离地面约30英尺的门厅墙上,手里抓着一个撕坏了的票根。回到下面是一段很远的距离,但他立刻就到达那儿了。

他在那儿躺在坚硬的水磨石地面上,像一个关在镀金笼子里的喜欢与女人厮混的男人一样蜷缩着(他的腿断了吗?他的头?什么东西疼痛),倾听着他上面高高的平顶镶板装饰的天花板上的窃窃私语和噼噼喳喳,枝形吊灯水晶玻璃的幽灵似的丁丁声,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往上看,一切就都消失了。这很像码头边上的那位侦探,将这一情景放入那部关于臭名昭著的铁爪和感伤的大屠杀结构的朦胧不清的老电影中:“令人害怕的并非是能看见仅仅你想看见的,明白吗,而是发现你认为你看到的,仅仅因为你想要看见它……(它)看见了你……”当他在那儿站在一排安静的水栅阴影下的潮湿破旧的滨水区,观看着夜雾像色情的梦的丝带盘绕着拖船和驳船时,侦探似乎看见了或想看见高大的幽灵般的西班牙大帆船漂流而入,帆船顶端吊着像苍白的圣诞树装饰物一样的一动不动的独眼海盗,就在他被一种对未知的使人气馁的恐惧所严重袭击时,他仍然因为对危险和历险的渴望——另一道门,可以说,一个不同的圆屋顶——而感到刺痛。“我受到了超越黑暗的黑暗的威胁……”他低语,向上瞥了一眼摇动的街灯(但他刚才不是已警告自己了吗?)。手握短剑刺刀匕首的海盗们从帆缆上掉下来,好像要使这些冷漠的驳船大吃一惊,但就在落下时他们也卷曲成死去的警察、偷摸的扒手、乞丐和妓女的模糊形状。其中一个看上去不知怎么有些面熟,大概是她那支香烟像一只萤火虫(或许那是一只萤火虫,那嘴唇是他关于嘴唇的变态的梦中的嘴唇)在她鬼怪似的嘴唇间跳动的样子,或者当她沿着一条黑暗小巷渐渐消失时她修女的习惯被粘粘糊糊地粘在她大腿上的方式,让他感到熟悉,所以他跟着她。正如他知道她会的那样,她领着他进入一个烟雾弥漫的下等酒吧间,那里坐满了访问贫民区的初进社交界人士和身穿条纹衬衫的水手,在门口他被一个有疤痕的正在沉思的

摩洛哥人拦住了。“爪子……?”他声音嘶哑地对着他形成杯状的手嘟囔着说,点着香烟。摩洛哥人向他点头示意让他进入酒吧间,一个很像赦免的姿势,于是他随波逐流,当他漂流穿过疲倦的狂欢者人群时他感到有点儿轻飘飘的,好像他已把自己的一部分留下来,躺在码头上,像一部未缠绕的电影预告片卷曲在摇动的灯下。当他将左手枪放在餐柜上时,他注意到他能看穿酒吧间里的一切。“如果你是在追踪爪子,”酒吧间招待员轻声低语,用一块脏布在紧张地擦着一个玻璃杯,然后横着倒在餐柜上,背后插着一把匕首。他注意到他也能看穿酒吧间招待员。酒吧间空无一人。在某处他将香烟掉落了。可能酒吧间招待员倒在香烟上面。灯光明亮。他裤子里有一只冰冷的金属手。他尖叫起来。然后他意识到那手是他自己的。

他仍然卷曲着,躺在枝形吊灯下面。不是在他可能希望的他的电影院豪华门厅里。它好像是某种18世纪的法国舞厅。穿着有绑腿的高统靴、礼服大衣并戴着假发的人们在他周围跳着小步舞,他们就像对远处大街上滑膛枪开火时发出的砰砰声一样,对他的在场也不以为意。他向上望去,越过枝形吊灯,目光停在反射的天花板上,并惊讶地看到,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位天真姑娘俯身向他微笑,嘴唇温柔地张开,她雪白的牙齿魔术般地发出一种可怕的微光,她的眼角也流光四溢,两只像小煤球的眼睛在那里冒着奇怪渴望的火焰。“她是彻头彻尾的现代型女孩,”他好像听见有人这样说,“她打网球、跳探戈舞、餐桌漫谈和品茶都一样好。当她微笑时,她那珍珠似的牙齿美极了。而且她经常微笑,因为对她来说生活似乎是一部快乐的连续电影。”就在她的眼睛明亮地俯视时,她的微笑扩大了,两只眼睛里的闪光像成对的电影放映机一样在燃烧。“等一等!”他喊,但房间倾斜了,舞厅里所有的人都向歪斜部位的叮咚声和丁当声奔去,溜出去,进入公共广场,在那儿恐怖用网将他们像扑扑跳动的鱼一样罩住了。

贵族和疯狂的电影放映员并非他们唯一的捕获物。其它背景如梦中的桌布偷偷滑过,倒下的虚张声势的闹事者、牛仔、小流浪乞丐、欢乐的家庭、列车员和喜剧演出队、骑自行车的报童、吉卜赛人、木乃伊、戴皮帽子的飞行员和奇狗、被丈夫忽略的妻子、佩戴闪光胸铠的罗马士兵、土匪、淘金者和一位喜欢讲话的傻瓜,所有这些人物与浸水的烟蒂、宣传剧照和压扁了的爆米花桶一起倒入了一片他好像以前听说过的温和大笑与鼓掌的喧哗声。当拥挤在警察设在黑暗中的欢乐歌剧广场上路障后面的乌合之众,为血与脑髓而大声呼喊时,可以听见傻瓜悲哀地粗

声粗气地说,“另一场漂亮的混乱!”“公众从来不错!”他们尖叫着。“让狂欢开始吧!”

弧光掠过天空,遥远的某处吹响了军号,一个汽笛也鸣叫起来。他被人拉着站了起来,又被塞进一位醉酒的女伯爵和一头动画猪之间,踏着看不见的管风琴奏出的雷鸣般的管乐节拍前进。通往铺着厚地毯的断头台的通道是用红色天鹅绒绳标示的,它引向一个大理石台阶,在那儿,在一个相当于大门罩高的平台上,戴头兜的刽子手像一个耐心的引座员,等待在他那巨大的验票刀旁。一个高于管风琴的隆隆声和电动的谐和钟声的符合公众演讲制度的声音,在列举着他们的罪行(提到了傲慢、魔力、闯劲和勇敢),把他们描写为“用了3个世纪才形成的夜晚的生物,一个世界上最使人震惊的各种恐怖的集成,这些可恶的搞圣像交易的暴发户,民族的耻辱,他们将在这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戏剧场面中被展示给你!”他能听见断头台刀片像缓慢运动的链爪机械装置,抬起落下,抬起落下,和每一次大门关闭时观众达到顶点的尖叫与欢呼声。“出错了!”他低语。如果他能够得着配电盘有多好!出口标志在哪儿?总有……?“我不属于这儿!”“呀,哟,这是电影外边的游民,”醉酒的女伯爵在他身后咕哝说,脱下一个吊袜带并扔向人群。斑点出现在他的衣服上,而当他被推挤向前时,斑点被甩在身后,好像空气本身会衣着褴褛并褪色似的,他的脚下出现了眩目的闪光,那闪

光就像明亮光线渗漏的刺孔。

“那都是你的脑子臆想的,”他好像听见女引座员在用小手电筒指给他上梯阶时,在楼梯脚下这样低声说,“所以我们把它砍了吧。”

“什么——?!”他喊,但是她消失了,一个只有两三句台词的小角色演员的戏演完了。那头动画猪作了结结巴巴的道别,刽子手像一张获胜的彩券或像一个用纸牌搭成方块的赌博用的球高扬着头。电影放映员爬上高高的大理石楼梯,寻找他自己的结束台词,但他好像没有讲话的那一部分。“你很快就要离去了,”当戴头兜的刽子手从下身踢出腿来时,毫无讽刺地说。“你将看不到主要正片。”“我认为我就是主要正片,”他含糊地说,但刽子手毫无怜悯地偏偏不听他说话。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俯身想抓住断头台冰凉抖动的台脚,这时,他注意到粘在它下面的口香糖、扔掉的糖纸、长毛绒室内装璜里新鲜小便的芳香。总算有伴了!刀片落下时,他面部肌肉扭曲地对自己说,他终于投降(这是最后一分钟勉强称得上拯救)于表示人类状况特点的形象活动的大流,因某种原因他想起一部他曾看过的电影(《某事一或一其它什么的复仇》,或者《……的回归》,《……的诅咒》),在影片中—— □

译者单位: 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 国际学术研讨会:“惠特曼 2000: 全球化语境中的美国诗歌”

北京大学英语系与美国衣阿华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惠特曼 2000: 全球化语境中的美国诗歌”,于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研讨会的开幕式于 10 月 19 日在北大交流中心举行。与会代表与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各界来宾 6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家峦到会致词。

此次研讨会是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惠特曼研讨会。与会的 20 余位国外代表均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研究惠特曼的著名专家,10 余位国内代表也都是研究、翻译或者在高校讲授惠特曼的知名学者。其中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E·米勒、法国巴黎大学的洛戈·阿塞理诺、美国衣阿华大学的艾德·福萨姆教授以及英国的温恩·M·托马斯国际知名学者。

惠特曼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具有持久国际影响的诗人。他的诗集《草叶集》影响范围之深广,被公认为开启了世界现代诗歌发展的进程。在中国,从“五四”时期的田汉、徐志摩、郭沫若,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艾青,乃至“文革”后期的顾城等诗人,都深受惠特曼的启发和影响。即使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惠特曼及其文学艺术遗产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 21 世纪之初,东西方各国的名家、学者聚会北京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说明了国际学术界重视惠特曼及其诗歌跨文化语境的影响。

会议期间,代表们从文化研究、文本分析、比较文学、翻译学、性别解读等不同研究方法和视角,剖析惠特曼的诗歌艺术,探讨他的诗歌在世界各主要语境中的接受与翻译,以及他的文学艺术遗产在 21 世纪的命运。相信此次研讨会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有助于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进惠特曼研究的发展。

(刘树森)